

讀《劉心武揭秘紅樓夢》

評「虛擬紅學」

劉廣定 ◎ 國立臺灣大學化學系教授

一件大熱鬧事。臺中的好讀出版公司也發行了臺灣版。

這三十六講的題目是：

1. 追尋「紅學」謎蹤（上）
2. 追尋「紅學」謎蹤（下）
3. 賈府婚配之謎
4. 秦可卿抱養之謎
5. 秦可卿生存之謎
6. 秦可卿出身之謎
7. 帳殿夜警之謎
8. 曹家浮沉之謎
9. 日月雙懸之謎
10. 蔣玉菡之謎
11. 北靜王之謎
12. 秦可卿原型大揭秘（上）
13. 秦可卿原型大揭秘（下）
14. 秦可卿被告發之謎（上）
15. 秦可卿被告發之謎（下）
16. 賈元春原型之謎
17. 賈元春判詞之謎
18. 賈元春死亡之謎（以上為第一部）
19. 妙玉入正冊與排序之謎
20. 太虛幻境四仙姑命名之謎
21. 妙玉身世之謎
22. 妙玉情愛之謎
23. 妙玉結局大揭秘
24. 玉石之謎



劉心武揭秘紅樓夢
劉心武著 / 好讀 / 9506
2冊 / 21公分 / 250元 / 平裝
ISBN 9789861780092/AS/857

大陸有位寫小說的作家劉心武先生，大約自1992年起開始在《紅樓夢》研究刊物中發表他的研究心得。隨後陸續出版了《秦可卿之死》（1996年）、《紅樓三釵之謎》（1999年）、《畫梁春盡落香塵》（2002年）、《春夢隨雲散》（2003年）和《紅樓望月》（2005年）五本書。內容雖有重複，但也陸續更新、增減形成了《紅樓夢》的一支新「索隱派」或「探佚派」。由於劉先生的文筆很好，又得到老紅學家周汝昌先生引為知己，大力贊揚，每本書都很暢銷。2005年大陸「中央電視臺」第10頻道的「百家講壇」，邀他主講《紅樓夢》小說，自四月二日開播，每週一講，共有三十六講，極受聽眾歡迎，成為「超人氣節目」。他演講的內容也於同年八月和十二月由北京的「東方出版社」前後出版了兩冊《劉心武揭秘紅樓夢》，各十六講，銷路甚佳，是大陸文壇的



25. 賈寶玉人格之謎（上）
26. 賈寶玉人格之謎（下）
27. 黛、釵合一之謎
28. 黛、釵婚配之謎
29. 黛、釵結局之謎
30. 因麒麟伏白首雙星之謎
31. 迎春、探春、惜春命運之謎
32. 王熙鳳、巧姐命運之謎
33. 李紈命運之謎
34. 金陵十二釵副冊之謎
35. 金陵十二釵又副冊之謎
36. 情榜之謎（以上為第二部）

各講的篇幅約略相同，在14~18頁之間。另有序文〈說在前頭〉和介紹作者的〈劉心武創作簡歷〉。

本書作者認為紅學研究應是公眾享有的學術空間，應「多歧為貴，不取尚同」。其內容主要和作者以往發表五本著作相同，但以不同方式表現。從各講標題不難看出作者的重點放在小說中著墨不多的秦可卿、元春和妙玉三位「金釵」上，尤其是從秦可卿的身世，染病和死亡導出了所謂「秦學」。他認為小說中「秦可卿」之現實世界「原型」是康熙廢太子允禛的女兒，出生後被偷送到曹家（小說中賈家）養大。允禛之子弘皙在王府私自設小朝廷，企圖謀篡帝位，小說四十二回有「雙懸日月照乾坤」一句詩即是指這件事，而許多小說人物和蔣玉菡、柳湘蓮等均屬於廢太子的「月派」。然秦可卿真實身分遭元春向皇帝告發，只好自殺。元春因有功得寵，但死於三年後的政治鬥爭中，由「三春（三年）去後諸芳盡」的詩句可證，凡此種種前所未聞的「故事」很多。據說劉先生口才極佳，難怪廣受一般觀眾的歡

迎了。

然而大陸很多紅學家不以為然。自《紅樓望月》一書配合「百家講壇」出版成為暢銷書，劉先生的「講壇」也成為高收視率節目。紅學家開始進行批判也擬阻他續講，使得他疾呼「討論《紅樓夢》請不要以專家身份壓人」，並稱「上央視是我決不放棄的公民權利。」結果他的書更暢銷，三十六講也順利結束，臺灣更引入了他的「揭秘」。因「紅學」在臺灣不是顯學，重視、了解者不多，故筆者要向讀者說明究竟劉心武先生是否真的揭了秘，其說可信嗎？

據悉，大陸從2006年起已出版了幾本專書指出劉先生論點的錯誤，包括公孫冶編《揭秘與猜謎——劉心武秦學透視》，鄭鐵生著《劉心武紅學之謎》和紅樓藝苑等編的《是誰誤解了紅樓夢》。但也有仍以秦可卿為主題人物，從不同角度，以「脂硯齋評語」詮釋紅樓夢小說為雍正朝秘史的《紅樓實夢——秦可卿之死釋秘》（方瑞著，2005年）。拙見以為近年來大陸上的「索隱」、「探佚」多是望文生義，不合歷史的「虛擬紅學」。今舉兩位學者的批判為例說明這類「紅學」實是無稽之談。

劉心武先生認為曹家（小說中賈家）和允禛有很親密的關係。其理由是小說中榮國府有一對聯「座上珠璣昭日月，堂前黼黻煥煙霞」即由允禛的「名對」——「樓中飲興因明月，江上詩情為晚霞」變化得來。劉心武先生又認為這「名對」是允禛做太子時受到康熙皇帝表揚的對聯，故「他到處把它寫出來送人」，也給了曹寅一幅。但北京的紅學家蔡義江先生指出，這對子其實是唐代詩人劉禹錫的句子，而非允禛所作。劉先生

在本書第8講卻辯稱：「可能是當年太子還小，他的老師說了劉禹錫詩裡的前半句，作為上聯，讓他對個下聯。他當時並沒有讀過劉禹錫的詩句，卻敏捷地對出了下聯，與劉禹錫的詩句不謀而合。這當然也就足以受到老師誇獎。康熙知道後當然也就非常高興，一時傳爲了美談。當時太子不但對對子也學書法。他一再地寫這兩句，因為書法好，經常寫出來賞賜臣屬。」真是在瞎掰了。

唯蔡先生沒指出，允礽隨康熙南巡時確曾多次爲臣下題詩，其實題的都不是「樓中飲興因明月，江上詩情爲晚霞」。如《聖祖五幸江南全錄》中記載。

皇太子賜提督張區：世勤閩職

對聯三幅：

公署靜眠思水石，古屏閒展看瀟湘
早有兵甲銷橫海，每肄韜鈴訓習流
春風北戶千莖竹，晚日東園一樹花

又記：皇太子賜靈谷寺僧對聯一幅：滄池影隨千潭月，碧樹香傳五葉花；又有賜蔣陳錫父祠堂對聯一幅：烏府包囊傳故事，絳帷水鑑有清風。

可知劉心武先生不但誤以劉禹錫的句子爲允礽所作，而且也不知他並未「經常寫出來賞賜臣屬」。

清史專家張書才先生則更從歷史文獻指出所謂「揭秘」的各點實有「論點自相矛盾，不能自圓其說」和「違背典制史實，不符文本實際」兩大缺失。例如第10講以賈元春封妃省親是乾隆元年之事，理由是元春省親的儀仗中有「曲柄七鳳黃金傘」而「曲柄傘是乾隆朝才開始有的一種創制」。實際上順治、康熙、雍正時期皇貴妃和貴妃的儀仗中都有「紅曲柄七鳳傘」，而「妃」可用

「金黃七鳳曲柄蓋」之規定則是乾隆十四年制定的！又10及12講中以馮紫英隨父「去潢海鐵網山打獵，是在皇帝出去打獵時的一次刺殺皇帝的嘗試」，「發生在乾隆元年春天」，實際上乾隆即位後第一次「春狩」是「南苑行獵」，時在乾隆三年二月。其他例子尚多不及備述。故知用爲「證明」小說前三十五回是寫乾隆元年故事的各項說法，多是無根之言。

或許因爲作者不熟悉清史，輕信周汝昌先生的說法，而誤以小說中的「北靜王」是乾隆的叔叔慎郡王允禧和入繼給他的乾隆皇子永瑤（11講），因而衍生出一些其他的聯想（12講）。然據清史，乾隆二十三年五月允禧薨後始有諡號「靖」，二十四年十二月永瑤才入嗣，而且只封貝勒並非郡王！因此，除非承認《紅樓夢》小說有關影射「慎靖郡王」的「北靜王」故事寫成於乾隆二十五年（庚辰）或更晚，否則不會有「祖孫兩人合併成爲一個藝術形象，就是北靜王」的可能。

研讀文本很仔細是劉先生之優點，但爲人忽略，很可惜。他看出許多故事的矛盾或缺漏，爲大多數人所不及。例如他在32講指出七十五回前半到寧府射鴿子時有賈琮，但後面過中秋節全家圍坐時卻沒有賈琮，又指出六十二回探春說到家人生日時「過了燈節就是老太太和寶姐姐」與七十一回賈母八月初三爲八秩大壽日不合，他也在28講裡提到七十回有一筆交待說「近日王子騰之女許與保齡侯之子爲妻，鳳姐又忙著張羅。」可以證明是「他們那種家庭標準的婚配模式。」相信許多讀者（包括筆者在內）都忽略了。

另他對一些人物的評論也有與眾不同



的見解，特別是與「索隱」或「探佚」無關的，因不去附會而皆相當中肯合理。如34講之評尤氏與平兒，35講之評晴雯皆是極可讀的。劉先生指出晴雯因抄檢大觀園而被逐，但造成事端的實是晴雯本人爲了讓寶玉裝病而說有人跳牆進來所致，因此劉先生極力誇讚曹雪芹的筆法及讓讀者「掩卷沉思」。筆者對於這一點完全贊同。

作者也討論到一些「脂批」。但因過於相信周汝昌的觀點，相信脂硯齋就是小說中的史湘雲，後來嫁給曹雪芹，兩人是知己，關係密切，相互了解。故雖在27講已指出「脂硯齋」在32回的評語並不認識曹雪芹的思想，但不深入探討。實際脂硯齋誤解處很多，應非真正了解曹雪芹的人，若劉先生不受周汝昌的影響，仔細思考，當會看出許多批語實與小說文本的觀點不合。

近年來大陸之紅學界有許多怪現象。有的如劉心武般，編造故事。例如霍國玲等的《紅樓釋夢》言曹雪芹有青梅竹馬女友竺香玉，被雍正納入宮中封后，後曹竺兩人合力刺殺雍正，數年前《國文天地》曾有人介紹過，實皆無稽之談。還有一位馬熙驊於所撰《奇評曹雪芹與紅樓夢》中，宣稱得到具

「特異功能」老師的指示而知道現有尚未爲人發現的資料裡說如何如何。例如說《紅樓夢》的作者實是一位「侍女」，則屬於「怪力亂神」了。另一類人因舊抄本有誤字或漏抄，而任意「更正」和「補充」，以遷就自己的觀點。例如以「甲戌」是「甲申」之誤抄，其實，無論何種字體「戌」不可能誤抄成「申」。添改文字實乃「自由心證」，非爲學之道。凡此等等，皆是自我臆度，無中生有，不合邏輯，也不符史實，故可名之曰「虛擬紅學」。只要作者文筆好，當做茶餘飯後遣日的讀物，亦無不可，若據之認真當做一門「學問」去鑽研求證，則就不切實際了。

爲什麼這類「虛擬紅學」近年會大流行呢？淺見以爲可分兩面來說：從作者方面而言，由於未能勤查文史資料或不肯深思詳慮，故無法循正統學術道路有所突破，而只好臆創新說，另闢蹊徑。雖常強辭奪理，但因說法新奇別緻，也能引起某些讀者的興趣。從讀者方面而言，一般多缺歷史知識、中文素養，也乏正確判斷是非的能力。故盲目歡迎詭異聳動的新說，也很自然。唯就提昇文藝和學術品質而言，淺見以爲「虛擬紅學」是不值得鼓勵或提倡的。 ISBN